

寅十七、領受身心諸受相別

又有五法，令諸有情受愛非愛業果異熟，煩惱身心，具攝眾苦，謂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。

這是第十七科「領受身心諸受相別」。「又有五法」，又有五種事情，使「令諸有情受愛非愛業果異熟」，領受愛業的果報，領受不可愛的業果報。這五法有這種作用，使令眾生領納這兩種果報，一個是可愛的；一個是不可愛的。「煩惱身心」，雖然是有可愛，有不可愛，總而言之都是煩惱，不可愛的是煩惱，可愛也是煩惱。「煩惱」的意思就是使令心裏面不寂靜；擾亂身心不寂靜。

「具攝眾苦」，他具足了、含攝了很多的苦都在內了。「謂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」，五法是那五法呢？就是這五種。這個苦和憂是領納不可愛果報的兩法，喜和樂是領納可愛果報的兩法，這個捨是通於苦樂的。苦樂是在前五識來說，這個憂喜是在第六識說的。苦惱的境界來了，第六識就是憂惱；可愛的境界來了，第六識就喜，它歡喜了。但是都是屬於煩惱境界，因為都是屬於有漏的，對可愛的境界也是煩惱，不可愛境界也是煩惱，所以都是苦惱的境界。

寅十八、不還聖者生相差別

又有五種，離欲界欲，未盡餘結，學生差別。一、住中有，便能究竟得般涅槃；二、於初靜慮初受生已，得般涅槃；三、受生已後，少用功力，聖道現前，得般涅槃；四、多用功力，聖道現前，得般涅槃；五、或色界邊際乃至色究竟，得般涅槃；或無色界邊際乃至有頂，方能究竟得般涅槃。

「又有五種，離欲界欲，未盡餘結，學生差別」，這是第十八科「不還聖者生相差別」，這是在三果阿那含稱之為不還聖者。這個聖者，他還沒能夠入於不生不滅的涅槃，他還是有生的，有生是有差別的，這裡面加以解釋。

「離欲界欲」這個三果聖人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。三果聖人，他經過長時期的修學聖道，是遠離了欲界的煩惱。「離欲界欲」，欲界的欲煩惱，他棄捨了，他沒有欲界的欲了。「未盡餘結」，色界天、無色界天的煩惱，他還沒能盡，他還是有。是這樣的「學生差別」，這樣還是有學，還要繼續學習聖道，斷未盡的煩惱。他這個人，還要在生死裡流轉的，他這個身的相好、情況、相貌是什麼樣呢？什麼樣的情況呢？怎樣的差別呢？這樣的意思。

「一、住中有，便能究竟得般涅槃」，這是第一種情形。就是在…，這個人當然是在欲界，或者在人間，或者在欲界的天上，他的壽命結束了，他就是死掉了，死掉了就生到天上去。臨命終的時候，他又有中有，就是前一個生命還沒有出現，現在這個

生命結束了的中間有一個生命。在這個時候，這個時候「便能究竟得般涅槃」，他在中有的時候，他就能究竟地，他這個止觀的力量，這個聖道的力量，就把剩餘的煩惱滅了，就得涅槃了。

這個涅槃有「有餘涅槃」、有「無餘涅槃」，他這個應該是通於有餘，也通於無餘。因為這個中有，他的壽命最長可以達到七天。如果他在人間死了，中間他可能到中有的時候，他還修止觀的。修止觀他可能不需要兩個鐘頭，也可能的，這個事不一定，就把煩惱斷了。斷了這個時候，還是「有餘涅槃」。但是中有不過七天就死掉了，一死就是「無餘涅槃」了。所以這個地方「便能究竟得般涅槃」，就是也有「無餘涅槃」在內的，這個地方有這樣意思。這是第一種情況。

「二、於初靜慮初受生已，得般涅槃」。第二個情形，就是他在中有的時候，雖然他是三果聖人，他中有時候，他還是聖人，但是這時候沒有進步。已經到了從初靜慮，或者梵眾天，或者是梵輔天。這個聖人像初果聖人多數不做梵天王，多數是這樣子。那他「初受生已」，就是初開始得到梵天的生命，但那都是化生，不像我們人間這樣子。「生已得般涅槃」，就是初受生了沒有多久，他就得了涅槃了，這是有餘涅槃，那就是把色界天、無色界天的煩惱都斷了。

這個我們在以前，我們也是講過這個道理。比如說這個修行人在欲界用功修行，他能把色界天、無色界天的煩惱能斷，能這樣子。現在這個人修行人，生到色界初禪去，在初禪天裡用功的時候，就把色界的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乃至無色界的四空定的煩惱都能消滅。這個事情，這個聖道的厲害，力量很大的，這是第二個情形。但這個是有餘涅槃，那麼這個壽命還是很長，所以還不會…，等壽命盡了才能入無餘涅槃。

「三，受生已後，少用功力，聖道現前，得般涅槃」，這是第三種情形。他是在初靜慮受生了以後，「少用功力」，不是用很多，不需要很多的努力。「聖道現前」，這個圓滿的定慧的力量現前了，那麼沒盡的餘結都消滅了，就「得般涅槃」，得入於有餘涅槃了。

「四、多用功力，聖道現前，得般涅槃」。這個人他要多用功，少用功的不可以，要多用功力的，那他這個聖道才現前。這可見，不但是我們凡夫這個根性不同，聖人也是，聖人也是這樣子，根性也不一樣，他們的煩惱也是有輕重的不同，所以得聖道的情況也是各式各樣的。這是「第四、多用功力，聖道現前，得般涅槃」。

「五、或色界邊際乃至色究竟，得般涅槃；或無色界邊際乃至有頂，方能究竟得般涅槃」，這是第五種。第五種或色界邊際乃至色究竟，這話什麼意思？就是他在初禪天，他若修行就死了，就生到二禪去了，二禪死了又生到三禪，三禪死了生到四禪，到了色究竟天才入涅槃，聖道才圓滿，才得無餘涅槃，才得到涅槃，壽命盡了就無餘

涅槃了，還有這樣的情形，所以這是不一樣的。

「或無色界邊際乃至有頂，方能究竟得般涅槃」。「或無色界」，這個無色界就是這個人他由初禪、二禪、三禪乃至到色究竟天，還沒得涅槃，還沒得究竟的涅槃。又生到無色界天的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想非想處天，這個時候他才能究竟得般涅槃，還有這樣情形，這也是不一樣的。那這就是「不還聖者生相的差別」是這樣的。

這底下把《披尋記》念一下：

《披尋記》五一九頁：

又有五種離欲界等者：此說五不還果生相差別。由彼已斷五下分結，是故說言離欲界欲。未斷五上分結，是故說言未盡餘結。有學位攝，是故名學生。上二界未證無生，說之為生。何等為五？謂中般涅槃，生般涅槃，無行般涅槃，有行般涅槃，上流般涅槃。如聲聞地釋。（陵本二十六卷五頁）如文次第，配釋應知。

「又有五種離欲界等者：此說五不還果生相差別」，就是五個、五類、五樣不同的三果聖人，他們在色界天、無色界天受生的行相，有這樣的情況不一樣。「由彼正斷五下分結，是故說言離欲界欲」，這是解釋這句話，就是把五種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種下分結，就是欲界的，欲界的煩惱他已經消滅了，所以說離欲界欲。他還沒有斷五上分結，五上分結我們前面講過。「是故說言未盡餘結，有學位攝，是故名學生」，這樣的修行人，還沒有到無學的境界，他還屬於有學，他還繼續要學習聖道，這叫做「有學」；「位攝」，有學的情況所攝，屬於…，攝者屬也，屬於這個程度的人，「是故名學生」，這也叫學生。

「上二界未證無生，說之為生」。因為他上二界的這個色界、無色界的禪定的境界，他成就了這個禪定，他心裏面還有愛見慢的煩惱，沒有證悟無生滅的道理，還沒能夠，對於有愛見煩惱的生起，所以叫做「生」。「何等為五」怎麼叫做五呢？

「謂中般涅槃」，就是那個中有的時候，就入涅槃了。

「生般涅槃」，就是初受生已，就得涅槃了，這是生般涅槃。般者入也，入涅槃了。

「無行般涅槃」，就是受生已後，少用功力，聖道現前，這就算是無行般涅槃。不用多功用，小小地用功，也就算無行般涅槃。

「有行般涅槃」，就是多用功力，聖道現前，得般涅槃，可以這麼說。

「上流般涅槃」，就是第五個了，要上生到色究竟天得般涅槃，和無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天，才能得般涅槃，這就是上流果，向上去，流者行也，就是向上去，到上面去，由初禪到二禪就是向上去，這樣子才得般涅槃的。

寅十九、雜修不還生地差別

又有五種雜修第四靜慮果得不還者，生地差別。一、下品靜慮果生地，二、中品靜慮果生地，三、上品靜慮果生地，四、上勝品靜慮果生地，五、上極品靜慮果生地。

「又有五種雜修第四靜慮果得不還者，生地差別」，這又第十九科「雜修不還生地差別」。「又有五種雜修第四靜慮果得不還者，生地的差別」。這個雜修第四靜慮，這個「雜修」怎講呢？就是他已經成就了…，這個三果聖人，不是其他的聖人，四果當然也可以，這個…已經得了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那這個時候他在四靜慮，在第四靜慮，不是前三個靜慮，是第四個靜慮。

這個「第四靜慮果得不還者」，在第四靜慮這個地方得不還果，其實都是不還果，但是不還果這個階段很寬，只要你最後的非非想天的煩惱沒有斷，那都是三果。你斷了初禪的煩惱，二禪、三禪、四禪煩惱，你還是三果。你斷了空無邊處定的煩惱，識無邊處定的、無所有處天的煩惱都斷了，你還是三果。你若把非非想處天的煩惱斷了，那就是四果。所以這個果也是很長，是「得不還者」，這時候得不還果。得不還果是「雜修」第四靜慮，這個地方還有點事情。

那麼「雜修靜慮」，什麼叫雜修靜慮呢？就是這個聖人，他在色界第四靜慮裡面，入了這個第四靜慮的定裡面，他就是修無漏的定慧，修這個四念處，無漏的定慧。修的時候，先多念現前無漏的作意，這無漏的作意，一念一念地這麼修，是多念好多的念，修這個無漏的作意。然後就現出來有漏的作意，故意地現出有漏的作意，就是現出愛見慢的這種心情。有煩惱的這種作意，現在也是多念。多念現完了，然後再現出無漏的作意，現出這個…，就是四念處、無常、無我的這種作意，這樣的止觀現出來，也是多念。

這樣說，先是無漏的作意，後面也是無漏的作意，中間是有漏的作意，就是這樣子修。兩邊都是無漏作意，中間是有漏作意，而都是多念地，就是這樣子，一直這樣修。修的時候，逐漸地減少，逐漸地減少這個念念的修行；這有漏的作意、無漏的作意都漸漸的減少。減少到兩念，兩念修無漏的作意，兩念是有漏的作意，再兩念無漏的作意。也叫做「夾熏」，就是用無漏作意夾這個有漏的作意，來熏這個有漏的作意，是這樣子。

那這樣過去了，就在一念的無漏作意現前，再有漏作意也是一念現前，再是一念無漏作意現前，這樣子修的時候，就是修圓滿了。這個雜修，第四靜慮就是修完了。那這樣修行的人，「生地差別」，他若是他死了以後，往生別另一個地方去的，也是不

一樣的。他生到那個地方去。生到什麼地方去？就是五淨居天，生到五淨居天。五淨居天是在四禪天之上。四禪天，也是三層天，但是五淨居天是在三天之上，所以由四禪生到五淨居天去。你不夾熏，你不修雜修靜慮，你不能生到五淨居天，你不能去的。所以這個雜修靜慮目的是什麼呢？就是為的是生到五淨居天去。要這樣修才可以去，不然你去不了。

在《俱舍論》上說有三個目的，這個「雜修靜慮」有三個目的。第一個就是假設三果聖人，那他這樣的目的就是為了往生到淨居天，他要這樣修行，這是一個理由。第二個理由，是為了享受現法樂住，享受第四靜慮的現法樂，所以要常常入在第四靜慮這樣修，這是一個，這是一個理由。第三個理由，害怕退轉，恐怕這個煩惱增長了，又失掉了，把自己現成的成就的程度，從那個程度降下來了，就是退了，退失了聖道，所以這樣子練、這樣子熏修，有這三個理由。

現在說這個「生地差別」，就是你這樣雜修靜慮死掉了以後，你生到什麼地方去，生到那裡有什麼情形？說這個意思。若是已經成就阿羅漢果的人，不是三果，是四果阿羅漢，那又不同，他也可以雜修靜慮，但是他不生到淨居天。淨居天是三果聖人的地方，他不到那裡去，但是他也可以雜修靜慮。雜修靜慮，他的目的就是為了現法樂，為了享受第四禪的現法樂。再來就是也有一點鈍根的阿羅漢，也有一點害怕退，害怕自己的地位、程度向下退了，所以他要這樣修。現在這裡是說三果聖人。

「一、下品靜慮果生地」。下品靜慮果生地也就是無煩天，五淨居天的第一個是無煩天。這個雜修靜慮像剛才說，到最後，前一念是無漏作意現前，然後中間是一念有漏作意，後面又是一念無漏作意。如果是這個程度，你死掉了的時候，就是生到無煩天。這是屬於下品靜慮、雜修靜慮的果，所生到、往生的地方是無煩天。他這個地方沒有煩惱的擾亂，特別的寂靜，這是一種。

「二、中品靜慮果生地」。這個中品就是無熱天，無熱天是中品雜修靜慮的果，那麼這個修行人，就生到這個地方來。這個中品靜慮果，這裡面這個「生地」和「中品靜慮果」這個話，是兩個意思。「中品靜慮果」是你現在能這樣修，你就有這個成就了；「生地」是你在那個地方死了，生到另一個地方去。這個生地也和那不一樣，像我們人間的人，你得到四禪八定了，你還是在這個地方住。死了以後，你生到色界天、無色界天那就是生地，這有點不一樣。

這個「中品靜慮果」是什麼呢？就是，或者前一念是無漏作意，中間一念是有漏作意，後面一念是無漏作意，是由多念的無漏作意，由多念的有漏作意，多念的無漏作意，修到最後，就是一念作意：一念無漏作意、一念有漏作意、一念無漏作意，是夾熏。現在這個「中品靜慮果」，它是六品，就是那個下品是三念，是三心就是三念，

剛才說的，前面一念無漏作意，後面也一念無漏作意，中間是有漏作意，這是三心。心意識的心，三心，也可以三心，或者說三念。這個二地中品靜慮果這個人，他六心，又增加了三心，是這樣子。這樣子他就往生到無熱天，五淨居天的第二層天無熱天，往生到那裡去，叫無熱天，無熱天也還是沒有熱惱，也還是沒有煩惱，身心都是安樂沒有煩惱，特別寂靜清淨的地方，所以「中品靜慮果生地」。

「三、上品靜慮果生地」，這個人在最後修…，他又增加了三心就是九，就是九念，或者是九品，他就是修行的功力修得多，生到上品。這個「上品靜慮果生地」是那裡呢？就是善現天。無煩天，無熱天，『善現天』生到這個地方。這個善現天，說這個天的形體，他這身體的形貌特別莊嚴，眾所樂觀這個人。他當然是都是有聖道的境界，他內心裏面都是見到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的道理，見到聖諦的道理，沒有煩惱的干擾，身心清淨。那這個就是「上品靜慮果生地」，「生地」就是善現天，他所現出來的身體形相非常莊嚴，叫「善現天」。

「四、上勝品靜慮果生地」，這又是勝過了那個上品，比上品還要殊勝的，也是雜修靜慮的。雜修靜慮就是十二品，也就是十二念，不是九。現在又增加了三心，就是十二。生地就是善見天。無煩天、無熱天、善現天、善見天，這個善見天，他當然也是聖道的境界，見到苦諦…，苦集滅道的聖諦，沒有煩惱，身心清淨安樂，但是他的身體要比前面善現天還要…更要莊嚴，是這樣子。

「五、上極品靜慮果生地」，前面說十二品，現在是十五品，就是十五念，又增加了三念。它就是五個是有漏的作意，十個是無漏作意，加一塊就是十五個作意。那這個人，他是色究竟天，就是上極品靜慮果。他死了以後，他就生到色究竟天去了，是這樣子。這個色究竟上面，這個《俱舍論》上、《大毗婆沙論》上的解釋，是說這個人有色的世界，他的身相的莊嚴是最殊勝了，沒有人能趕上他的。所以是靜慮果生地。

《披尋記》念一下。

《披尋記》五一九頁：

又有五種雜修第四靜慮果等者：當知此說五淨宮地：謂無煩、無熱、善現、善見及色究竟。謂不還果，由軟、中、上、上勝、上極品雜修第四靜慮力故，生此五淨宮地。如次配釋應知。

「又有五種雜修第四靜慮果等者：當知此說五淨宮地」，就是五淨居天，「謂無煩」天、「無熱」天、「善現」天、「善見」天「及色究竟」，這一共是五天。「謂不還果，由軟、中、上、上勝、上極品」的「雜修第四靜慮力」量「故，生此五淨居地，如次配釋應知」。這是這樣子。

寅二十、定斷煩惱觀察差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標

又有五種修觀行者觀察作意，能令三界煩惱永斷究竟決定。

這上面的意思，前面這是「雜修靜慮」，這個三果聖人分兩種：一種是歡喜智慧的，歡喜智慧他就是雜修靜慮，就往生到五淨居天去；另外一種歡喜定，他就不到五淨居天去了，他就修空無邊處定、識無邊處定、無所有處定、非非想處定，這樣子他在色界天死了，色界四禪死了，他生到無色界天去了。說歡喜定的到無色界天去，歡喜智慧的就到淨居天去，這都是屬於上流，屬於上流般涅槃的三果聖人。

「又有五種修觀行者」，這底下第二十科「定斷煩惱觀察差別」，由定斷煩惱觀察有差別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標」。又有五種修觀行的人，他的情形也是不一樣，這個修觀行的人，觀察作意能令煩惱三界…，他的觀察作意非常有力量，能令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的煩惱「永斷究竟決定」，就是不退轉了，他能夠成功的，有五種的不同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舉欲離欲相

謂雖深厚憶念分別思惟欲相，於諸欲中仍不趣入。任運捨心，於離欲相率爾思惟，便能任運其心趣入。

前面第一科是「標」，現在第二科是解釋，解釋分兩科，第一科「舉欲離欲相」。對這個欲他能離欲，而不是有欲的。

「謂雖深厚憶念分別思惟欲相」，就是說這個聖人，雖然他在禪定裡面，深厚地，深而又厚的憶念分別思惟欲的相。憶念分別思惟，「憶念」就是回想過去，「分別」或者說指未來，「思惟」指現在，就是多樣式的，又是深而又厚的憶念分別思惟欲的情況，這色聲香味觸，這個凡夫的欲相，他這樣思惟。

「於諸欲中仍不趣入」，雖然這樣思惟，但是他的內心還是清淨無欲，他不投入，不能投入到欲的境界裡面去，不相應。是「任運捨心」，好像不需要幫助他，他自然地就能棄捨這個欲，他和這個欲不契合，不高興這件事，不高興有欲，「任運捨心」。

「於離欲相率爾思惟」，就是對於遠離了欲的境界的情況，遠離了欲的這是誰？就是初禪，初禪天的人就是離開了欲界的欲了。對於初禪的境界是率爾思惟，「率爾」就是…也是很自然地、很自在地這麼一下子，這麼一想，「便能任運其心趣入」。

這個「率爾」也表示一個容易的意思。表示說是，我們若有預謀的就不是率爾了，我預先就準備好了要入初禪了，那不是率爾。率爾是無意的碰到了，就是心裏面這麼一動、思惟，率爾思惟。「便能任運其心趣入」，「便」就是很容易的，心就入於初禪了，入於初禪的境界裡面去了，你就契入了。那麼這是一種境界，就是「舉欲離欲

相」，這個離欲的相貌是這樣子。他這樣子的觀察作意，能令三界煩惱永斷究竟決定，有這種好處。這個人修行的境界，達到了這麼個程度。

所以這個聖人，他心清淨，他這個欲不能染汙他，怎麼知道不染汙呢？他自己心裏面他會考驗自己的，在修行的境界的時候，他用染汙的境界來考驗他自己。考驗的結果，結果是經得起考驗，他心裏不動，是這麼回事。所以這是「其心任運其心趣入」，這是第一個。

辰二、例恚無恚等

如於欲離欲相如是，於恚無恚相、害無害相、色等至生相、無色等至生相，及涅槃相，當知亦爾。

這一共是五種，現在是第二科「例恚無恚等」。「如於欲離欲相如是」，如前面說這個修行人，對於欲界的色聲香味觸的欲，他能離欲相，能離欲這個相貌情形是「如是」，是這樣的。

於欲離欲的相是這樣子，「於恚無恚等相」，亦復如是，也是樣子。對這個「恚」心裏面憤怒要殺人、要傷害人，但是他沒有這個，他「無恚」，你怎樣觸惱他，他心裏面不恚、不憤怒。「害無害相」，說是你怎樣去苦惱他、毀辱他，而他心裏面沒有害相，心裏面不動。沒有說你罵我，我就罵你，你要打我，我就打你，沒有這種心情，他心裏面一點這樣…，不要說沒有這件事，這個身口不動，連心都不動，沒有這件事。

於恚無恚相，於害無害相，「恚」是嚴重要殺害，「害」只是傷害一下就算了。我並沒有說是要殺死這個人，沒有這個意思。恚是嚴重的，害是比較輕微一點。而這個修行人這兩種煩惱都沒有，就像那個於離欲的相貌一樣。這樣子說就是他出離了，出離了欲、恚、害這樣的煩惱，「欲」其實就是貪，「恚、害」都是瞋，出離了貪煩惱、瞋煩惱，沒有這個煩惱了。

「色等至生相」，「色等至」就是色界四禪，「等至」就是禪，色界四禪。「生相」就是生到色界四禪去的相貌，生四禪。這個欲、恚、害從這三種煩惱裡面出來，那就表示他已經得到了初禪，那麼由初禪就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這個聖人，他也是很…，這就是很容易就契入了這個境界，那麼這是一個境界。

「無色等至生相」和無色界天四空定也是等至，或者生到無色界天的這種境界，那也是很契合的。這樣意思是那樣，就是你成就了色等至，就從欲、恚、害的那裡面出來了。若是成就了無色的四空定的話，那就從色界定裡面出來了，就是超越了色界定。你成就了色界四禪就超過了欲，你成就了無色界四空定，就超過了色界四禪，是這樣的意思。

「及涅槃相」，那你怎能夠超越色界的四禪、無色界的四空呢？「及涅槃相」就是得涅槃了。得涅槃就是把愛煩惱斷了，見煩惱也斷了，無我無我所。這樣的圓滿清淨的般若智慧成就了，那就從色界、無色界的四禪、四空定得解脫了。「涅槃相」是什麼呢？就是遠離一切相不可思議的境界，無眼耳鼻舌身意、無色受想行識，就是指這個大解脫的境界。

「當知亦爾」說是那個欲，離欲相是那個樣子，底下這幾樣也都是得解脫了，從那個境界裡面得解脫。

子六、六種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結前正顯

已說五種佛教所應知處，次說六種。

「佛教所應知處」這一大科是分十科，第一科是一種，第二科是二種，第三科是三種，第四科是四種，第五科是五種，現在第六科是六種。由六種法組合起來，來介紹佛法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結前正顯」。

「已說五種佛教所應知處」，這是結前，「次說六種」是正顯，顯示六種的情況。這是第一科，第二科「別廣宣說」，別廣宣說這六種，分十三科，第一科，寅一「宣說有情六相事的差別」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標說」。

丑二、別廣宣說（分十三科） 寅一、宣說有情六相事別（分三科）

卯一、標說

謂依六相，宣說八種有情事差別。為令墮在我及有情命者見等眾生，趣入無我故。

「謂依六相，宣說八種有情事差別」，就是依據這六種相貌，來宣說八種有情的因緣事的不同。「為令墮在我及有情命者見等眾生，趣入無我故」。這樣子講這種事情，講這六相，依六相宣說八種有情事差別，說這個做什麼？說這個幹什麼？你的用意是什麼？為什麼要這樣講？這說出來，「為令墮在我及有情命者見等」，就是為了來教化、來開示「墮在我」，就是落於有我見的人；執著有我、有有情、有命者、有見者等的這樣的人，叫他趣入無我的涅槃的境界去，讓他得解脫的意思，目的就是這樣子，是這樣的意思。

「墮在我」，在色受想行識裡面，執著有個常恒住的我。「有情」，有情識的這個我。有情識的也是我，「命者」也是我，「見者等」也是我，說是有我見的眾生，教訓他棄捨這個我見，證悟無我的道理，到這裡來。

這是說依六相宣說八種有情事差別的目的、作用。這是「標說」，底下第二科「列

事」，列出來這六相和八種有情事。

卯二、列事

謂我所依事差別，境界事差別，自性事差別，受用因事差別，受用事差別，隨說事差別，作用事差別，希望事差別。

「謂我所依事差別」，第一件事是什麼呢？「我所依事」就是我的依止處。我的依止處，這個「依止處」是一件事，就是一個因緣所生法的事，這個「事」是有差別的境界，有差別的，這個「依止處」是什麼呢？就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是這樣意思。

「境界事差別」，還有第二境界事差別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緣的色聲香味觸法的這個境界的差別，這也是六。我「所依事」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是六，「境界事差別」還是六，色聲香味觸法是六。

「自性事差別」，這個自性事差別是什麼呢？就是『識』，就是我的自性、我的自體。說誰是我？色聲香味觸法裡面、眼耳鼻舌身意裡面、色受想行識裡面，誰是我？就是那個識是我，其他的不是。以識為自性，以識為我的自體、為我的體性，這樣的意思。究竟這個我是什麼呢？就是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這就是我，是我的體性，是這樣子。

說是這個牆，是用磚砌起來的，就是磚為它的體性。桌子用木頭造的，桌子就是以木為體性。這個我是什麼？我的體性是什麼？是識；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是識，識是我的自性。自性這件事也是有差別，有眼識、耳識乃至到意識，也是六個，是這樣意思。

「受用因事差別」這個我不可以淡薄的，不可以很淡薄，我要有所享受才可以。享受這是有因，享受這個「受用」要有一個因，你才能享受的。這個「因」是什麼？就是『觸』。眼識觸於色，根境識三和合起來，三和合名之為觸。六根和六境和六識，根境識三，和合起來就是接觸，接觸的時候，這時候就叫六觸。這個『觸』是你享受的一個條件，你若不接觸是不能享受的，所以受用的因。這個事情的差別，也是有六個，就是觸，眼所生觸，耳所生觸，鼻、舌、身、意所生觸，這是「受用因事差別」。

「受用事差別」，接觸了以後，心裏面就有受用了，或者是苦受、或者是樂受、或者是不苦不樂受，這也是有六種差別，這個就是『受』。前面「受用因」是『觸』，「受用事差別」是『受』。

「隨說事差別」這個觸受了以後，你心裏面就有妄想了，心裏妄想就會隨著種種的差別、種種的情況會說話了。會說色怎麼回事，受想行識怎麼回事，眼耳鼻舌身意

怎麼回事，色聲香味觸法是怎麼回事，就是會說出來很多事，「隨說事差別」。

「作用事差別」，前面「隨說事差別」這是『想』，色受想行識這個想。「作用事差別」，有了受又有了想以後，他就要採取行動了。這件事對我好，再多一點就追求去了；說是這件事對我不好，不行！我可要對付，我要把這不好的事情要消滅了它，要對抗它！那就是要有行動，所以叫「作用」，就是我要發動，發動事情。這個「作用」就是思心所攝的，就是色受想行識那個『行』，也是有這麼六種不同，差別。

「希望事差別」，這個就是『愛』，單獨提出來，我的目標是我所歡喜的事情，我要成就；或者說歡喜事情，就是我所希望的事情。這個地方也有差別，有六種愛的差別。

卯三、辨觀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未純熟

於如是等事差別中，未善純熟修觀行者，便謂有我。依眼等根，於色等境，由觸及受種種受用，有如是名、如是種、如是姓、如是食等，於自於他，隨起言說，造作一切法非法行。於可愛事，希望和合，久住增益；於非愛事，希望不合，不住損減。

「於如是等事差別中，未善純熟修觀行者，便謂有我」，這是第三科「辨觀」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未純熟」。「於如是等事」，初開始來到佛法裡面學習佛法的人，或者他也開始修行了啊！但是對於這多的事，我所依事差別、境界事差別、自性事差別、受用因事差別、受用事差別、隨說事差別、作用事差別、希望事差別，在這多的因緣變化的差別中，「未善純熟」，他還沒能夠…善者能也，還沒能夠純熟去觀察各方面的情況，不是那樣的了解，理解得不夠清楚。這樣的修行人啊，「便謂有我」，他就會執著有我，執著我，我所依事的問題，境界事差別，是我的自性的差別，我所受用因事差別、我受用事差別、我隨說事差別、我作用事差別、希望事差別，總是在這裡執著有一個我，執著一個我的，是這樣意思。執著有我，他就對這種不是太……沒能深入的觀察，沒能夠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他還繼續執著有我，是這樣意思。

「依眼等根，於色等境，由觸及受種種受用，有如是名、如是種」。他執著有我，他怎麼執著法呢？「依眼等根」，說是我啊！我啊！依眼等根是我的住處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這些地方是我的依止處，我在這裡住。

「於色等境」，我就去觀察色聲香味觸的境界，執著這樣子，「由觸及受」這樣子這個六根和眼等根、色等境，根境的和合，我就會接觸到種種事情，「由觸」。「及受種種受用」，各式各樣的受，或者是受樂受，眼見色歡喜，耳聞聲也是歡喜的，乃至一聞法一知法也是歡喜的，樂受。或者見色聲香味的不如意就是苦受了，受種種的受用，

這就是我，就是這樣子。

「有如是名」，這第四，我！我叫什麼名字？有名字。「如是種」，我有這樣…是這樣的種姓。我是這樣的種姓：我是刹帝利的種姓，我是統治階級，我是社會上服務大眾，各式各樣的種姓。「如是姓」，我隨我父親姓，我隨我母親的姓，什麼姓、什麼姓。「如是食等」，我就每天的生活，我吃這樣的飲食，吃得非常講究，或者怎麼地。

「於自於他隨起言說」，這樣子有人際關，係所以對自己、於自己的關係、於他人的關係、他人與我的關係…這種種的關係，「隨起言說」，心裏面就會思想，思想就會有言說，是這樣子。就是我也會發表言論，隨起言說。

「造作一切法非法行」，我還會有種種行動，就是就會「法行」，依法處理去行動，不違犯國家的法律，我也不違犯佛法的戒律。「非法行」，我不守國家的法律，我也不守戒，我歡喜什麼就做什麼，歡喜怎樣就怎麼做。或者守法，或者不守法，我就會這樣做，他這執著我的相貌，這樣意思。

「於可愛事，希望和合，久住增益；於非愛事，希望不合，不住損滅」。不管是怎樣的眼所依根、所住處、什麼境界、觸及受用、如是名、如是種…，其中裡面最中心、中心點在那裡呢？就是「於可愛事，希望和合，久住增益」。我歡喜的事情，我希望他和我常在一起，「久住」越來越多最好，「增益」就是越來越多的意思。能久住，能同我和。我滿意的事情能同我和，能同我久住，而且是越來越多，是這樣子。

「於非愛事，希望不合，不住」，我不歡喜的事，我希望它遠…，它去了好，不要和我在一起。「損滅」，就是不如意的事情，我逐漸的把它消滅了，這樣子。這個我，執著我，怎樣執著，就是這樣執著，這樣子。

辰二、已純熟

若於如是事差別中，已善純熟修觀行者，爾時妄計皆不得生。

「若於如是事差別中，已善純熟修觀行者」，若是這個佛教徒對於這些事情，深入地去觀察，這麼多不同的情況中，「已能純熟修觀行者」，對於這個道理，佛法說的道理純熟了，他不斷地修止觀去觀察的話呢，「爾時妄計皆不得生」，那時候他所錯誤的執著有我，這件事就沒有了。就不執著有我，這都是內心的分別，那裡有我可得，這樣意思。

寅二、於諸實舉輕憊等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舉輕憊（分三科） 辰一、標過又於實（寶）學有六輕憊，能令善法，或未得退，或已得退，捨佛聖教，乃至微信亦皆退失。

這底下這是第二科，一共是分十三科，第一科「宣說有情六項事別」，這個說完了，這底下第二科「於諸實（寶）學輕憊等別」是輕憊它，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舉輕憊」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標過」，標它的過失。

「又於實（寶）學有六輕憊」，「寶」就是三寶：佛寶、法寶、僧寶，「學」就是戒定慧三學，「有六輕憊」對於三寶也好，對於戒定慧三學也好，輕視、輕視它，對於佛法僧有輕視，對於戒定慧也是輕視，這有什麼價值！這樣子，一輕視就是沒有信心了，也就是沒有恭敬心了。

如果是這樣情形呢，「能令善法，或未得退」，那就是能使令所應該修學的善法啊，「或未得退」，又不願意修，根本沒有成就，就是沒得，沒有成就就是退，本來應該成就，應該成就而沒成就，沒成就就是沒有這功德了，就是退。

「或已得退」，或者你以前用過功，已經成就了多少的戒定慧，但是因為沒有信心，輕憊、輕慢三寶，輕慢佛法的沒有信心，已經得到的功德也是沒有了，「已得退」。

「捨佛聖教」，最後就是，不是佛教徒了，棄捨了佛教，自己不願意做佛教徒。「乃至微信亦皆退失」，那小小的一點信都沒有了，都不相信了，是這樣子。

這是「標過」，標出來這六種過失。

辰二、列法

謂於佛法僧寶，增上戒學，增上心學，增上慧學。

辰三、釋由

由惡友故，於增上心慧，令得邪僻教誡教授；由惡語故，全無所得。彼由邪僻及無所得故，退失一切所有善法。

前面是「標過」，這底下列出來所輕視的。這個「輕憊」，六種輕憊是什麼呢？謂於佛法僧寶有輕視，輕視，對於佛輕視不相信，佛說得法和這個隨佛教出家的這些僧寶這些聖人，不要說凡夫，聖人他都輕視不相信。我們相信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就是僧，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也都屬於僧，那不相信的人都輕視，不相信。我們說佛，我們都相信大導師，他都不相信，輕視。

「增上戒學，增上心學，增上慧學」，我們佛教徒不管是在家、出家，我們就學習增上、學習戒定慧，這是非常有價值的，非常重要的，而他不相信，輕視這個戒定慧，持戒有什麼好處，修定、修慧有什麼好處，都是迷信，這是這樣的心情。

「由惡友故」，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呢？「由惡友」，他就和那個惡知識，去親近惡知識去這個人，他不親近善知識，親近惡知識的關係。親近了惡知識，他就受他的影

響，他就對佛法僧都沒有信心，都沒信心了。

「於增上心慧」，對於增上心、增上慧，他都…佛法的他…棄捨了。「令得邪僻教誡教授」，他那個惡知識，那個惡知識他認為是個善知識，那個善知識叫他對於這個「增上心慧」，得一個「邪僻的教誡教授」，就是不合道理的那個定和慧，去學習那樣的法，學習那樣的法，「邪僻教授」。

「由惡語故，全無所得」，由那個惡友說出來的惡語，由他自己信受惡語，信受了惡友，也會發出惡語來，就是誹謗佛法、輕蔑佛法。那麼樣對於佛法的功德，他一點都得不到了，「全無所得」，一點都不成就了。

「彼由邪僻及無所得故，退失一切所有善法」。那個人，由於那惡友的邪僻的知見，他接受了，所以他在佛法裡面一無成就，退失了一切所有善法。佛教所有的功德，他完全都退了、失掉了、沒有了，也有這種情形。

卯二、例相違

與此相違，當知即是白品六法。

所以這第二科「例相違」，與此相違，與前面這種情形不一樣的呢？那就是六種白品。對於佛法僧有恭敬心，對於戒定慧也有恭敬心，那就不同了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地方什麼意思？。

我們出家人，我們先說我們出家人，在家居士我們先不說。你對於佛法，你本身沒得到正知正見的時候啊！你在大眾僧裡住，你要親近善知識，在大眾僧裡面住，大眾僧就對你有保護，你對於佛法僧戒定慧的信心漸漸地增長，就會增長。如果說是你還沒得到正知正見，你不！你感覺到，我不願意在大眾僧裡住，在大眾裡住我不自由，我歡喜怎麼怎麼地，我受到拘束我不歡喜，我要自己去住。自己去住，沒有大眾僧的保護。你周圍的人，如果不是佛法僧，周圍的人就是一般社會這種人…，他們對於你的聖道沒有增上力，他和你說的話不見得是佛法，你小小的有一點對佛法的那一點信心逐漸逐漸就失掉了。

如果是所接觸的人有邪知邪見啊！你是更遭糕，就更遭糕！你相信了邪知邪見的時候呢，當然這個情形很難說，這個相信邪知邪見，他並不以邪知邪見表達出來，他還是用正知正見的面貌來…來示化你的，他是用正知正見的帽子來同你見面的。但是你對於佛示沒有正知正見的時候，你沒有辦法鑒別，你不能鑒別，你就會容易接受。一接受的時候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你就是「於增上心慧，令得邪僻教誡教授，是由惡語故」，那個邪僻教就是惡語啊！於是乎，你完全無所得，是這麼回事。若是你本身在佛法啊！你成就了，經過一個時期的努力，你成就了正知正見了，那就不同，那就不

同，就是你認識這件事。認識這件事，你立刻地，你自己就能決定，不受影響，這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」後面也有提到這些事情。所以這個生在無佛世界，雖然有佛法而沒有佛，尤其是末法時代，我們學習佛法真是難，不是容易，的確不是容易。

我那一天有一個居士來。居士來，我說了一段話，我也多少有點檢別，學習佛法應該有點檢別。他當時…他說：應該開放！我們這個態度應該開放，不要排斥！我也是好，這樣也是…我也同意。當然我回答他的理由，我們也不要太…不要太尖銳，所以我說我表示同意。這問題就是什麼呢？誰是邪知邪見？誰是正知正見？大家都不承認自己邪知邪見，都是正知正見，這個你怎麼鑒別？

但是我們也有個辦法鑒別，就是從佛教的經論上看，就是公認地就是佛法。從這地方開始學，開始學。其他的還是不定，是正見吧？不一定，這個地方先放在那裡不要管。我們從這個…就是從龍樹菩薩、無著菩薩、天親菩薩這些人，中國的大德，天台宗的、華嚴宗的、三論宗、法相宗這是可以，你就可以學，這都是可以學的，這可以學。等到你自己的逐漸地學、逐漸地學，你也會不斷地修正自己，達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就沒有問題，就沒有問題了。

說我現在願意，這個也好，那也好，也可能是好，是好，可是有個問題。有什麼問題？你的精神時間有多少呢？有多少時間啊！你這個也學，那個也學，你精神用了很多啊！你不容易攝持。不容易攝持，反倒是耽誤了時間和精神。不如這個時候稍微有一定的範圍，我先專注的學這個，這個學學…因為這個是我百分之百的有信心。我對於這個…這部經論，那你這樣把你這個精神，把你寶貴的精神時間投入下去，你會有…有收護，你會有成就。你成就了，你的程度就高了，你的智慧增長了，這時候你再旁邊多看看也可以，都可以看看，都可以看看。

不是說是哎呀！你怎麼限制我的自由？我怎麼不可以讀？我怎麼不可以學？你可以學！可以學！但是有問題，就算是好，算是好，你的精神就是…都是…也容易影響自己，影響自己。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看法。那我們從這一段文上看，為什麼會這樣子呢？為什麼遇見惡友的時候，就把自己的功德都失掉了呢？就是他自己沒有…沒有正知正見，他自己的這個道力不夠啊，智慧不夠啊，就受到影響。受到影響的，所以應該初開始就是…。

在家居士初開始學習佛法，那是更難，比我們出家人難，比出家人更難。因為，他的自由的情形更寬，寬。我們出家人這個自由的情形，不是那麼寬，但是還是寬，還是有一點寬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想法，我這裡看看，那裡看看，都有這個想法的，這是很難，的確是很不容易。